

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74期 泰国篇

组稿人：杨玲

老爹和我们永远同在——悼念父亲老羊

杨玲

才打下标题，我已泪眼婆娑，不得不暂停，擦干双眼，继续写下去。老爹2013年9月9日上午与世长辞，离开我们至今9年了，悠悠的3200天，九个春夏秋冬轮转，老爹的身影常在我脑海浮现，但是老人家很少入梦来，只有两次。

现在我又不肯不停下来擦干眼泪，请大家原谅我的软弱，这是我的软肋，直攻此处，绝对放弃武器不战而降。这篇文章写得既艰又难，屡次停下擦眼泪，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

老爹向来是位乐观的人，是我人生最大最有力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我人生道路的导师。老爹离我而去时，我顿时觉得失去主心骨，失去了精神支柱，我觉得自己浑身软弱，好像脊椎骨被人抽离，瘫倒了在一大片泥泞地上，任凭我怎样挣扎也起不了身……

我混沌沌过了一段时间，约两年后，亲爱的老妈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了，这使我不得不打起精神，应付种种变化和困难。老妈开始进进出出医院，身体非常衰弱，后来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家人全天候陪伴服侍。2016年过完新年和春节，2月底老妈又进了医院，这次的情况更糟糕，极其虚弱，血压低、心跳慢，查血液含氧查不到数据，护士说这个情况没法住到普通病房，可能要到ICU室。幸好最后还是查到了血液含氧数据，办理了入院手续。

老妈在医院一直做检查，用进口药物，打针吃药。但身体没见好转，一个月后情况越来越差。住院约40天，最后几天已经失去知觉，都在昏睡，大声叫妈妈，再也没有回应了。到3月29日中午，妈妈随着老爹走了……

在数天前，一天晚上梦中，我见到老爹回家了，坐在餐桌旁他原来的位置上，对我微笑不语，我叫他，他只点点头，我想大声再叫他，就惊醒了，原来身在梦中，醒来泪流满面。

那几天因老妈情况不好，我心情极其沉重且难过，曾经对着老爹遗像说，妈妈可能再也支持不了了，如果没法康复，您就带他上天堂吧，不要再受痛苦了。老爹当晚现身，可能是听到我的心语了，给我一个信号吧。

3月29日中午，老爹带妈妈，两老相随着上天堂了……

双亲都走了，9年前我失怙，6年前再失恃，父母弃养，我成了孤儿，孤单在世，孤零零单身一人过着下半生……

今年(2022年)新年，新冠肺炎肆虐第三年了，我工作的单位——留中总会办公室搬家，清理了大批书籍，计划送给30家华校，让他们发挥更大的效用。我心里一动，脑子里电光一闪，心想回家整理三个书柜，把多余的书送到总会，一起送去给华校。

说干就干，是我一向来的性格，星期天一早全家动员，哥哥、嫂嫂、大侄女、小侄女全部出动。家中三楼老大的大书柜，二楼我的两个书柜，翻江倒海，可以送出的书籍清理出来，拿了两个坚固的纸箱，和十几个袋子来装，三个书柜整理剩下两个。送出的书籍超过500本，搬上哥哥的车子。

哥哥发动车子，出发。走出了小区，正向大路驶去的时候，车子突然不动了，车中红灯亮起，哥哥下车检查四个车门，都关得严严实实，堆满了书籍的车后箱也关得紧紧的，车子就是开不动，不得已退回家里，哥哥打电话和修车场的师傅联系，问不出所以然。太泄气了，我们束手无策。

最后只得把书搬下车，装上大侄女的小轿车，我对哥哥说：“怕是老爹生气了，他怀疑我们要把他的书拿到哪里，是否扔到垃圾站，不让走了。”哥哥说：“是啊，极可能，书籍从来是老爸的宝贝。”

接着我对着天空说：“老爸，整理出来的书将送去华校，给学校的老师学生阅读，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。您同意吧！”接着大侄女发动小轿车，顺利利把我和书送到总会，和着总会的书籍，走进30家华校的图书馆或图书室，在新家里安了身，有了个好归宿。同时哥哥出外办事，车子不修自愈，开着就走，没有半点障碍，令人大呼惊奇与神奇。

晚上，我又梦见老爹了，他还是对我微笑。没有说话，我要开口问他好吗？就见他对我挥动着手，道别而去。看来老爹是来告诉我，他同意我处理家中华文书籍的方法，我是作对了，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心安理得，很是痛快！以后的书要随时处理，聚沙成塔，太多实在难处置，而且我也一年年地老去，体力精力大不如前，没法像以前说干就干了……

泰国潮州会馆成立于公元1938年2月14日。

开始时，借用拍抛猜路郑智勇的大夫第作为馆址。成立后第二年(1939)年6月，因郑智勇积欠政府税务，大夫第被当局没收，改为拍抛猜警署。于是潮州会馆在拍抛猜路巷内，租两间房屋，作为临时办事处。

1938年釜波汶执政时，施行一系列的排华政策，泰国华文民校，全部被下令停课。泰国潮州会馆暂时借用潮州小学(培英学校)为会址，培英复课后，又迁进前期的潮州中学(现在的普智学校)。

泰国潮州会馆成立40年，经5次迁徙，才于1978年建成了现在的位于曼谷然集路的潮州会馆。

建馆时，郑午楼先生，聘请港台著名建筑师张振中博士绘制蓝图。郑午楼先生特提出，潮馆三楼设为文物馆。潮州会馆落成后，文物馆分为3个大厅，右厅为图书馆，中厅为潮州工艺品展厅，左厅为书画厅，并聘请著名文化人魏登先生，担任文物馆主任。

我与魏登先生相交20多年，有深厚的感情和密切的联系，因此，我经常往图书馆和他见面，那段时间，我在图书馆遇见了姚宗伟、岭南人、陈博文、林牧等文友。

魏登先生未担任潮州会馆文物馆主任之前，先后任多家报刊文艺版主编，他对泰华文学，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。他任了文物馆主任，便以泰国潮州会馆名义，成立了几个文艺组，并在泰华四家日报寄刊：文学组主编的《泰华文艺》在新中原报寄刊；新诗组主编的《新风》在新中原报寄刊；旧体诗组主编的《椰风》寄刊于京华·中原日报；侨史组主编的《泰华史话》寄刊于星暹日报；影艺组主编的《影艺》寄刊于中华日报。

我于1963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因业务繁忙而停笔。魏登先生主编《泰华文艺》后，便多次向我要稿。在魏登先生的敦促下，我只得重作冯妇，我的停笔10年后，重新执笔的第一篇文章——《故乡的石狮子》，就是发表在他主编的《泰华文艺》的。

1991年，魏登先生因病，辞去泰国潮州会馆文物馆主任，并于1996年去世。

他逝世前几个月，我

去看他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离开文物馆已5年了，文物馆也关闭了5年，我将不久于人世，看情形，文物馆将会永远关闭下去，这太可惜了。马先生，你与潮馆周监梅主席是亲戚，希望你能用这一关系，让他开放文物馆。”

当时我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。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但这事一直驻在心里。

直至2004年，李光隆先生荣任泰国潮州会馆第三十三届主席，我为副主席兼文化股主任，我认为重新开放文物馆的时机已到，便对李主席说：

“三楼文物馆，你可能没有进去过，已关闭13年了。”

“见过三楼有文物馆的牌匾，但没有进去。”

“里面有很多书画。”

“啊！我们就去看看。”

于是，由办公厅职员陈锡河，拿了文物馆钥匙，带我们上了三楼。当时一同上去的有李光隆主席、梦莉秘书、吴仲昭秘书、马永绥执行委员等。打开图书馆厅门，只见里面非常杂乱，地上、桌上灰尘堆积，一拉开窗帘，帘布便散开了，有如一群蝴蝶，在厅里飞舞。十多年的烈日照射，加上室内空气不流通，图书馆成了一个熔炉，所有窗帘布都脆了。

接着又到书画厅，里面挂着的画幅，有些掉在地上，李主席见后便对我说：“这里面有这么多的珍贵书画，必须从速整理。尽快开放。这一任务就交给你去做，并由你全权负责。”

图书馆有一些古本线装书，书画厅有不少名贵书画，担任文物馆管理，必须忠诚可靠。与我相交相知20多年，时任泰华作协任秘书长的白翎先生，是最佳人选。于是，我商求他担任此职，他考虑一下就答应了。

花了半个月时间，增加了文物的照明，换了地板，刷新墙壁和柜橱。接着是整理书籍。

潮州会馆文物馆，是由零开始的，郑午楼先生和魏登先生商量，为了鼓励各界人士赠书赠画，如果赠捐书籍满一橱的，便在橱顶挂上XXX先生赠书铜牌，因此，橱里的书五花八门，各类书籍都有。为了合于图书馆规格，将各个橱橱中的一万多册书，重新分门别类。这一项工作，是由当时

司马攻

泰华作协的梦莉、陈博文、黎毅、老羊、倪长游、马清泉、林牧等完成的。

为了充实图书馆内容，我号召各位文友赠书，我送了两千多册，梦莉八百多册，白翎五百多册。其他文友也有多位赠了书。

我请李光隆主席，以泰国潮州会馆图书馆名义，致函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，请求赠送图书。很快地得到侨办的答复，将尽快把赠书送来，不到一个月，该批赠书7千多册，通过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转交与潮州会馆。

泰国潮州会馆在文物馆外厅，举行赠书仪式，由驻泰国特命全权大使晏廷爱和李光隆主席主持，参加观礼者一百多位。

2018年，黄道光主席，又以泰国潮州会馆图书馆名义，向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商请赠书，得到大使馆的同意，图书馆获得了中国大使馆的两次赠书，共4千多册。

泰国潮州会馆文物馆，于2004重新开放，当时图书馆的藏书1万多册，到2022年，已增至5万多册。

5万多册藏书的图书馆，该属于小型的图书馆吧！但在泰国，算是颇具规模的，也是目前泰国唯一向外开放的一个中文图书馆。同时泰国潮州会馆图书馆有它的特色，有关潮州文献、风物、人文的书籍较多，泰华作者的作品集也不少。

当年我任泰国潮州会馆副主席兼文化股主任时，也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，而白翎也为作协秘书长，因此，泰华作协很自然的、必然的，和泰国潮州会馆图书馆有了多层的密切联系。泰华作协出版的书，以及作协会刊《泰华文学》，每期都送50本与潮州会馆图书馆，图书馆便把泰华作协的书作为图书馆赠书。

每年较有规模的国外团体，来访问泰国潮州会馆的，不少于20个，每个访问团都登上3楼参观文物馆。泰华作家的著作，借泰国潮州会馆的光，以又一条渠道走出湄南河。

文物馆重新开放时，只开放图书馆和书画厅。因工艺厅里的工艺品不多，陈列出的工艺品也没多大代表性，因此，我决定暂不对外开放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认定为文物馆正中的工艺厅，置

空没有开放有点可惜，于是我计划把中厅设为“泰国潮州名人资料室”。

泰国潮州名人资料室中，主要是介绍泰国郑信大帝的事迹，除了有中泰文简介外，还有30多幅有关达信大帝的照片。其中有达信大帝的几幅御像，还有位于吞武里府的郑王宫、郑王庙、大城府郑王墓、郑王在尖竹汶府，聚集子弟兵的军营及造船坞，以及郑王的故乡，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上华镇华富村的风貌，1982年华富村建立的达信大帝衣冠墓等珍贵照片。

潮州名人馆，除了郑信大帝的事迹外，还收集了比里·帕依荣教授、黄培谦博士、郑智勇先生、陈景川先生、蚊光炎先生、陈守明先生、张兰臣先生、郑午楼先生、陈振敬先生、蚊美厚先生、余子亮先生、郭鹏先生、廖公圃先生、郑寄云先生、苏君谦先生、赖渠岱先生、郑开修先生、刘焜先生等先辈的生平简介。

这十多位潮籍名人，都是对泰国及泰国的华人、华侨有所贡献的侨贤，足为后人典范。

泰国潮州名人资料室的文字，都有中泰文对照，中文部份，都经梦莉会长精心校对。

泰国潮州名人资料室启动典礼，于2015年2月14日，在泰国潮州会馆三楼文物馆举行。

泰国潮州会馆文物馆于1978年开馆，开了13年，1991年暂时关闭，这一暂时，便暂了13年，至2004年才重新开放，到现在已18年了。

白翎自2004年起，任泰国潮州会馆图书馆主任至2016年病逝，凡13年。而魏登先生则于泰国潮州会馆文物馆开馆(1978年)任文物馆主任，至1991年因病辞职，也13年，这也是一个巧合吧！

白翎去世后，由吴学聪任泰国潮州会馆文物馆管理员，2018年辞职由丘成发接任。

我参加泰国潮州会馆，任副主席兼文化股主任18年，因年事已高，于今年(2022)3月，辞去泰国潮州会馆副主席及所兼各职。

我任泰国潮州会馆副主席兼文化股主任这段时间，虽然对潮馆没什么大的贡献和作为，但也总算达到了我进入潮州会馆的立意，也完成了魏登先生的心愿。 2022年7月25日

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

梵君

植被茂密的纪念公园。

园中有许多国家经典样式的花园，其中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6国的花园，由六国政府出资捐建，而泰式花园和日式庭院等，则是由泰国民间各界所捐建的。公园中还有曼谷最大的植物园，种植着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。每年12月5日，是普密蓬国王的生日，也是泰国的父亲节，公园里都会有隆重的纪念仪式，而整个12月都会有盛大的花卉展览，来自全泰的名贵花木都会在此争奇斗艳。

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？”疫情期间，公园里人不多，带着孩子在园中草地上奔跑，花丛间漫步，湖畔凝望都令人放松惬意。天宇湛蓝，白云朵朵，热带的艳阳下，晴丝袅袅。

想家的时候喜欢走到中国园林里静坐，这座名为“绿荫轩”的中国花园的一砖一石、一草一木都来自中

国。轩前，合欢花树的绿荫在风中摇曳，枝叶间漏下的斑斑日光和点点绒花，让我回到小时候。儿时旧居门前，也有这样一棵合欢树，树上曾有啾啾的鸟鸣，树下也是，满地的落红。静观默照，思想起被耽搁的重逢，被延误的归程，遗憾与忧虑伴随积年的旧习在心底泛滥。飘满花香的沉思中，往往就会填出一首小词：

菩萨蛮

长天如洗丝云卷，嫩晴空值南风暖。花树正半开，檐前鸟不喧。

欲归无漂舸，苦海犹婆娑，岁月枉蹉跎，愿祛天下瘥。

近来更喜欢傍晚时分，走到人迹罕至的林中小溪边，看静水无声，紫薇、木棉、菖蒲在水畔青芜上寂寞花开。柔波中的树影、天

光，令人神移，雨后清凉的晚风足堪片刻消忧。驻足良久，林间归鸟的鸣叫，唤回我思绪千里的心神。蓦然瞥见树梢头悄悄升起的上弦月，如同孩童盈盈的微笑。怀着莫名的温暖和惆怅，徘徊徊回之时，又一首小令在平仄声律的斟酌中，慢慢浮上心头：

唐多令

碧草满长汀，红棉映晚晴。水流清，影静波平。最喜风停微雨后，菖蒲叶，落蜻蜓。

薄暮欲昏暝，归鸟倦鸟鸣。叹人间，几处安宁？隔着树梢还望见，依稀是，月牙明。

但愿那初生的新月，能在艰难时世的至暗时刻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辛苦夜行的人们的前路吧！